

中國古典美學

叢編 下

胡經之 主編

中国古典美学丛编

下 册

胡 经 之 主 编

中 华 书 局

第三编

鉴 赏

一 兴 会

〔提要〕 兴，不仅见之于创作，亦见之于鉴赏。鉴赏文学艺术，欣然感发，这就是兴会。

《论语》中记载了孔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”。感到了音乐的巨大感染力和魅力。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得“荣启期一弹而孔子三日乐，邹忌子一微而威王终日悲”呢？几千年来人们始终不断地探索着其中的奥妙。孔子最早提出了诗歌的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说。孔子所说的“兴”，与后人的“赋、比、兴”之“兴”不同，它是指诗歌能够激起欣赏者的情感，唤起他们联想、想象、思维等诸种心理活动的那种特性和能力。王夫之说：诗歌“用事不用事，总以曲写心灵，动人兴观群怨”。他把“兴”看作是区别艺术与非艺术的根本标志：“非志即为诗、言即为歌也。或可以兴，或不可以兴，其枢机在此。”“兴”在此不是一种创作手法，而是艺术本质的一个特点。“兴”还是区分文艺作品高低、优劣的根本标准。孔尚任说：“令读者动心变态，啼笑无端，真如声之震耳，色之眩目，五味之沁舌，兴、观、群、怨，逐首感发而可为学诗准地者。”徐渭也说：“试取所选者读之，果能如冷水浇背，陡然一惊，便是兴观群怨之品。”唯有“兴”的作品才能动人，如李渔说“尤物足以移人”。“文章之体，标举兴会，发引性灵”，令读者“谈欢则字与笑并，论戚则声共泣谐”，进入“神厉九霄，志凌千载，自吟自赏，不觉更有旁人”的神游徜徉的精神境地，使人“心存目想，欲罢不能”。

正由于文学艺术有如此独特的本质，所以要求观赏者不仅要

直观地理解作品,而且还要运用情感、想象、联想诸多心理因素去感受、体味,从而产生强烈的交感和共鸣。我国历代都推重“只可意会,不可言传”的欣赏方法,特别从严羽提出“妙悟”说之后,更加明确地触及到了这个问题。王夫之曾说:“诗有妙悟,非关理也,非谓无理有诗,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耳。”说明了诗之所以要“妙悟”,就在于诗本身的审美特征所要求的。明代胡应麟有过一段言简意赅的叙述,他说:“诗则一悟之后,万象冥会,呻吟咳唾,动触天真。”可谓道出鉴赏过程中审美心理活动的真谛。

从《左传》中的季札观乐,以及明代徐上瀛的《溪山琴况》等篇中,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于观赏中的“兴会”做了十分生动、精采的描述。尤其是《溪山琴况》一文,徐上瀛从琴声给予听者的各种不同感受,唤起的不同形象,激起的不同情感,品味出琴声的清、远、古、澹、恬、丽等各种不同风格的艺术美来。此外,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,同《溪山琴况》一样,从欣赏者所感受到的审美体验,去品评、区分了诗歌多种不同的艺术风格。中国古典美学思想的特点之一,就是古人往往在鉴赏过程中,抒写自己的艺术见解和审美认识,这既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优点,又是它的缺点。我们在继承祖国的这份宝贵遗产时,不可不注意到这个特点。

吴公子札来聘,……请观于周乐。使工为之歌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,曰:“美哉!始基之矣,犹未也,然勤而不怨矣。”为之歌《邶》、《鄘》、《卫》,曰:“美哉,渊乎!忧而不困者也。吾闻卫康叔、武公之德如是,是其《卫风》乎?”为之歌《王》,曰:“美哉!思而不惧,其周之东乎?”为之歌《郑》,曰:“美哉!其细已甚,民弗堪也,是其先亡乎?”为之歌《齐》,曰:“美哉!泱泱乎,大风也哉!表东海者,其大公乎?”

国未可量也。”为之歌《豳》，曰：“美哉，荡乎！乐而不淫，其周公之东乎？”为之歌《秦》，曰：“此之谓夏声。夫能夏则大，大之至也，其周之旧乎？”为之歌《魏》，曰：“美哉，沍沍乎！大而婉，险而易行，以德辅此，则明主也。”为之歌《唐》，曰：“思深哉！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？不然，何忧之远也。非令德之后，谁能若是？”为之歌《陈》，曰：“国无主，其能久乎？”自《邶》以下无讥焉。为之歌《小雅》，曰：“美哉！思而不貳，怨而不言，其周德之衰乎？犹有先王之遗民焉。”为之歌《大雅》，曰：“广哉，熙熙乎！曲而有直体，其文王之德乎？”为之歌《颂》，曰：“至矣哉！直而不倨，曲而不屈，迥而不偪，远而不携，迁而不淫，复而不厌，哀而不愁，乐而不荒，用而不匮，广而不宣，施而不费，取而不贪，处而不底，行而不流，五声和，八风平，节有度，守有序，盛德之所同也。”见舞《象箛》、《南箫》者，曰：“美哉！犹有憾。”见舞《大武》者，曰：“美哉！周之盛也，其乎此乎？”见舞《韶濩》者，曰：“圣人之弘也，而犹有惭德，圣人之难也。”见舞《大夏》者，曰：“美哉！勤而不德，非禹其谁能修之？”见舞《韶箛》者，曰：“德至矣哉！大矣，如天之无不帙也，如地之无不载也，虽甚盛德，其蔑以加于此矣。观止矣！若有他乐，吾不敢请已。”

（先秦）《左传·襄公二十九年》，据上海人民出版社《春秋

左传集解》本

子在齐闻《韶》，三月不知肉味，曰：“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。”

（先秦）孔丘《论语·述而》，据《十三经注疏》本

子曰：“小子何莫学夫《诗》？《诗》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；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

（先秦）孔丘《论语·阳货》，据《十三经注疏》本

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。

(先秦) 孟轲《孟子·尽心上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北门成问于黄帝曰：“帝张《咸池》之乐于洞庭之野，吾始闻之惧，复闻之怠，卒闻之而惑，荡荡默默，乃不自得。”

帝曰：“汝殆其然哉！吾奏之以人，徵之以天，行之以礼义，建之以大清。夫至乐者，先应之以人事，顺之以天理，行之以五德，应之以自然，然后调理四时，太和万物。四时迭起，万物循生；一盛一衰，文武伦经；一清一浊，阴阳调和，流光其声；蜚虫始作，吾惊之以雷霆；其卒无尾，其始无首；一死一生，一愤一起；所常无穷，而一不可待。汝故惧也。

“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，烛之以日月之明；其声能短能长，能柔能刚；变化齐一，不主故常；在谷满谷，在坑满坑；涂却守神，以物为量。其声挥绰，其名高明。是故鬼神守其幽，日月星辰行其纪。吾止之于有穷，流之于无止。予欲虑之而不能知也，望之而不能见也，逐之而不能及也；傥然立于四虚之道，倚于槁梧而吟。目知穷乎所欲见，力屈乎所欲逐，吾既不及已夫！形充空虚，乃至委蛇。汝委蛇，故怠。

“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，调之以自然之命，故若混逐丛生，林乐而无形；布挥而不曳，幽昏而无声。动于无方，居于窈冥；或谓之死，或谓之生；或谓之实，或谓之荣；行流散徙，不主常声。世疑之，稽于圣人。圣也者，达于情而遂于命也。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，此之谓天乐，无言而心说。故有焱氏为之颂曰：‘听之不闻其声，视之不见其形，充满天地，苞裹六极。’汝欲听之而无接焉，而故惑也。

“乐也者，始于惧，惧故祟；吾又次之以怠，怠故遁；卒之于惑，惑故愚；愚故道，道可载易与之俱也。”

(先秦) 庄周《庄子·天运》，据郭庆藩《庄子集释》本

魏文侯问于子夏曰：“吾端冕而听古乐，则唯恐卧；听郑卫之音，则不知倦；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？新乐之如此何也？”

子夏对曰：“今夫古乐：进旅退旅，和正以广；弦匏笙簧，会守拊鼓。始奏以文，复乱以武，治乱以相，讯疾以雅。君子于是语，于是道古，修身及家，平均天下。此古乐之发也。

“今夫新乐：进俯退俯，奸声以滥，溺而不止；及优侏儒，褻杂子女，不知父子。乐终，不可以语，不可以道古。此新乐之发也。

“今君之所问者乐也，所好者音也。夫乐者与音，相近而不同。”

文侯曰：“敢问何如？”

子夏对曰：“夫古者天地顺而四时当，民有德而五谷昌，疾疢不作而无妖祥，此之谓大当。然后圣人作为父子君臣，以为纪纲。纪纲既正，天下大定，天下大定，然后正六律，和五声，弦歌诗颂，此之谓德音，德音之谓乐。《诗》云：‘莫其德音，其德克明！克明克类，克长克君。王此大邦，克顺克俾！俾于文王，其德靡悔。既受帝祉，施于孙子。’此之谓也。今君之所好者，其溺音乎？”

文侯曰：“敢问溺音何从出也？”

子夏对曰：“郑音好滥淫志。宋音燕女溺志。卫音趋数烦志。齐音敖辟乔志。此四者，皆淫于色而害于德，是以祭祀弗用也。《诗》云：‘肃雍和鸣，先祖是听。’夫肃，肃敬也。雍，雍和也。夫敬与和，何事不行？为人君者，谨其所好恶而已矣。君好之，则臣为之，上行之，则民从之。《诗》云‘诱民孔易’，此之谓也。

“然后圣人作为鞀鼓柷敔圉箎，此六者，德音之音也。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，干戚旄狄以舞之。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，所以献酬醑酢也，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，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。

“钟声铿，铿以立号，号以立横，横以立武；君子听钟声，则思武

臣。石声磬，磬以立辨，辨以致死；君子听磬声，则思死封疆之臣。丝声哀，哀以立廉，廉以立志；君子听琴瑟之声，则思志义之臣。竹声滥，滥以立会，会以聚众；君子听竽笙箫管之声，则思畜聚之臣。鼓鼙之声欢，欢以立动，动以进众；君子听鼓鼙之声，则思将帅之臣。君子之听音，非听其铿锵而已也，彼亦有所合之也。”

（先秦）《乐记·魏文侯篇》，据人民音乐出版社吉联抗译注本

端冕而听古乐，则唯恐卧；听郑卫之音，则不知倦。

（先秦）《礼记·乐记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客有为周君画荚者，三年而成，君观之，与髹荚者同状，周君大怒，画荚者曰：“筑十板之墙，凿八尺之牖，而以日始出时加之其上而观。”周君为之，望见其状尽成龙蛇禽兽车马，万物之状备具，周君大悦。

宋王与齐仇也，筑武宫。讴癸倡，行者止观，筑者不倦，王闻召而赐之，对曰：“臣师射稽之讴又贤于癸。”王召射稽使之讴，行者不止，筑者知倦，王曰：“行者不止，筑者知倦，其讴不胜如癸美何也？”对曰：“王试度其功，癸四板，射稽八板；搥其坚，癸五寸，射稽二寸。”

（先秦）韩非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，据陈奇猷《韩非子集释》本

韩娥因曼声哀哭，一里老幼，怨愁垂泪相对，三日不食；……复为曼声长歌，一里老幼喜跃扑舞，弗能自禁，忘向之悲也。

（先秦）列御寇《列子·汤问》，据中华书局《列子集释》本

管子得于鲁，鲁束缚而槛之——使役人载而送之齐。皆讴歌而

引。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，欲速至齐，因谓役人曰：‘我为汝唱，汝为我和。’其所唱，适宜走。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。

（先秦）《吕氏春秋·顺说》，据文学古籍刊行社《吕氏春秋集释》本

晏子使于鲁，比其返也，景公使国人起大台之役。岁寒不已，冻馁者多有焉。国人望晏子。晏子至，已复事，公延坐，饮酒、乐。晏子曰：“君若赐臣，臣请歌之。”歌曰：“庶民之言曰：‘冻水洗我若之何！太上靡散我若之何！’”歌终，喟然叹而流涕。公就止之曰：“夫子曷为至此？殆为大台之役夫？寡人将速罢之。”

（先秦）《晏子春秋·内篇谏下》，据《四部备要》本

今夫雅颂之声，皆发于词，本于情，故君臣以睦，父子以亲。故韶夏之乐也，声浸乎金石，润乎草木。今取怨思之声，施之于弦管，闻其音者，不淫则悲；淫则乱男女之辨，悲则感悲思之气，岂所谓乐哉！赵王迁流于房陵，思故乡，为作山水之讴，闻者莫不殒涕。荆轲西刺秦王，高渐离、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，闻者莫不瞋目而裂眦，发植穿冠。因以此声而入宗庙，岂古之所谓乐哉！

（汉）刘安《淮南子·泰族训》，据《诸子集成》本

夫荣启期一弹，而孔子三日乐，感于和；邹忌一微，而威王终日悲，感于忧。动诸琴瑟，形诸音声，而能使人之为之哀乐。悬法设赏，而不能移风易俗者，其诚心弗施也。宁戚商歌车下，桓公喟然而悟，至精入人深矣。故曰：乐听其音，则知其俗，见其俗，则知其化。孔子学鼓琴于师襄，而谕文王之志，见微以知明矣，延陵季子听鲁乐而知殷夏之风，论近以识远也。作之上古，施及千岁，而文不灭，况于并世化民乎？

（汉）刘安《淮南子·主术训》，据《诸子集成》本

相如既奏大人之颂，天子大说，飘飘有凌云之气，似游天地之间意。

(汉) 司马迁《史记·司马相如列传》，据中华书局本

太史公读《离骚》、《天问》、《招魂》、《哀郢》，悲其志。适长沙，观屈原所自沉渊，未尝不垂涕，想见其为人。及见贾生吊之，又怪屈原以彼其材，游诸侯，何国不容，而自令若是。读《鵬鸟赋》，同生死，轻去就，又爽然自失矣。

(汉) 司马迁《史记·屈原贾生列传》，据中华书局本

雍门周以琴见，孟尝君曰：“先生鼓琴，亦能令文悲乎？”对曰：“臣之所能令悲者，先贵而后贱，昔富而今贫。揜压穷巷，不交四邻，不若身材高妙，怀质抱真，逢谗罹谮，怨结而不得信；不若交欢而结爱，无怨而生离，远赴绝国，无相见期；不若幼无父母，壮无妻儿，出以野泽为邻，入用掘穴为家，困于朝夕，无所假贷。若此人者，但闻飞鸟之号，秋风鸣条，则伤心矣，臣一为之援琴而长太息，未有不凄惻而涕泣者也。今若足下，居则广厦高堂，连闼洞房，下罗帷，来清风，倡优在前，谀谄侍侧，扬激楚，午郑妾，流声以娱耳，练色以淫目。水戏则舫龙舟，建羽旗，鼓钲乎不测之渊。野游则登平原，驰广囿，强弩下高鸟，勇士格猛兽，置酒娱乐，沈醉忘归。方此之时，视天地曾不若一指，虽有善鼓琴，未能动足下也。”孟尝君曰：“固然。”雍门周曰：“然臣窃为足下有所常悲。夫角帝而困秦者，君也；连五国而伐楚者，又君也。天下未尝无事，不从即衡，从成则楚王，衡成则秦帝。夫以秦楚之强而报弱薛，犹磨萧斧而伐朝菌也。有识之士，莫不为足下寒心。天道不常盛，寒暑更进退，千秋万岁之后，宗庙必不血食。高台既已倾，曲池又已平，坟墓生荆棘，狐狸穴其中。游儿牧豎，踰躅其足而歌其上曰：‘孟尝君之尊贵，亦犹若是’

乎!’”于是孟尝君喟然太息，涕泪承睫而未下。雍门周引琴而鼓之，徐动宫徵、叩角羽，终而成曲。孟尝君遂歔歔而就之曰：“先生鼓琴，令文立若亡国之人也。”

（汉） 桓谭《新论·琴道》，据《四部备要》本

子贡问曰：“君子见大水必观焉，何也？”孔子曰：“夫水者，君子比德焉。遍予而无私，似德；所及者生，似仁；其流卑下句倨皆循其理，似义；浅者流行，深者不测，似智；其赴百仞之谷不疑，似勇；绵弱而微达，似察；受恶不让，似包；蒙不清以入，鲜洁以出，似善化；至量必平，似正；盈不求概，似度；其万折必东，似意，是以君子见大水观焉尔也。”

“夫智者何以乐水也？”曰：“泉源溃溃，不释昼夜，其似力者；循理而行，不遗小间，其似持平者；动而之下，其似有礼者；赴千仞之壑而不疑，其似勇者；障防而清，其似知命者；不清以入，鲜洁而出，其似善化者；众人取平，品类以正，万物得之则生，失之则死，其似有德者；淑淑渊渊，深不可测，其似圣者；通润天地之间，国家以成，是知之所以乐水也。《诗》云：‘思乐泮水，薄采其茆，鲁侯戾止，在泮饮酒。’乐水之谓也。”

“夫仁者何以乐山也？”曰：“夫山笼嶷累罪，万民之所观仰，草木生焉，众物立焉，飞禽萃焉，走兽休焉，宝藏殖焉，奇夫息焉，育群物而不倦焉，四方并取而不限焉，出云风通气于天地之间，国家以成，是仁者所以乐山也。《诗》曰：‘太山岩岩，鲁侯是瞻。’乐山之谓矣。”

（汉） 刘向《说苑·杂言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韩非之书，传在秦庭。始皇叹曰：“独不得与此人同时。”陆贾《新语》，每奏一篇，高祖左右，称曰万岁。夫叹思其人，与喜称万岁，

岂可空为哉！诚见其美，欢气发于内也。

（汉）王充《论衡·佚文》，据中华书局刘盼遂《论衡集解》本

精诚由中，故其文语感动人深。是故鲁连飞书，燕将自杀，邹阳上书，梁孝开牢。书疏文义，夺于肝心，非徒博览者所能造，习熟者所能为也。

（汉）王充《论衡·超奇》，据中华书局刘盼遂《论衡集解》本

夫歌曲妙者，和者则寡；言得实者，然者则鲜。和歌与听言，同一实也。曲妙人不能尽和，言是人不能皆信。

（汉）王充《论衡·定贤》，据中华书局刘盼遂《论衡集解》本

观画者，见三皇五帝，莫不仰戴；见三季暴主，莫不悲惋；见篡臣贼嗣，莫不切齿；见高节妙士，莫不忘食；见忠节死难，莫不抗首；见忠臣孝子，莫不叹息；见淫夫妬妇，莫不侧目；见令妃顺后，莫不嘉贵。是知存乎鉴者何如也。

（魏）曹植《曹子建集》，据《曹集铨评》本

乐者，使人精神平和，衰气不入；天地交泰，远物来集；故谓之乐也。今则流涕感动，嘘唏伤气；寒暑不适，庶物不遂；虽出丝竹，宜谓之哀。奈何俯仰叹息，以此称乐乎？昔季流子向风而鼓琴，听之者，泣下沾襟。弟子曰：“善哉鼓琴！亦已妙矣！”季流子曰：“乐谓之善，哀谓之伤；吾为哀伤，非为善乐也。”以此言之，丝竹不必为乐，歌咏不必为善也。故墨子之非乐也，悲夫以哀为乐者。胡亥耽哀不变，故愿为黔首；李斯随哀不返，故思逐狡兔。呜呼！君子可不鉴之哉！

（魏晋）阮籍《阮步兵集·乐论》，据《全三国文》本

杂而咏之，聚而听之，心动于和声，情感于苦言，嗟叹未绝而泣

涕流涟矣。

（晋） 嵇康《嵇中散集》卷五《声无哀乐论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陈琳作诸书及檄，草成，呈太祖。太祖先苦头风，是日疾发，卧读陈琳所制，翕然而起，曰：“此愈我病。”数加厚赐。

（晋） 鱼豢《典略》，据中华书局影印《艺文类聚》本卷五十八《檄》引

凡操千曲而后晓声，观千剑而后识器。故圆照之象，务先博观。阅乔岳以形培塿，酌沧波以喻畎浚，无私于轻重，不偏于憎爱，然后能平理若衡，照辞如镜矣。是以将阅文情，先标六观：一观位体，二观置辞，三观通变，四观奇正，五观事义，六观官商，斯术既形，则优劣见矣。

夫志在山水，琴表其情，况形之笔端，理将焉匿。故心之照理，譬目之照形，目瞭则形无不分，心敏则理无不达。然而俗监之迷者，深废浅售，此庄周所以笑《折扬》，宋玉所以伤《白雪》也！昔屈平有言，文质疏内，众不知余之异采，见异唯知音耳。扬雄自称心好沈博绝丽之文，其事浮浅，亦可知矣。夫唯深识鉴奥，必欢然内怿，譬春召之熙众人，乐饵之止过客。盖闻兰为国香，服媚弥芬；书亦国华，玩泽方美。知音君子，其垂意焉。

（南朝） 刘勰《文心雕龙·知音》，据人民文学出版社范文澜注本

谈欢则字与笑并，论戚则声共泣偕，信可以发蕴而飞滞，披譬而骇聒矣。

（南朝） 刘勰《文心雕龙·夸饰》，据人民文学出版社范文澜注本

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诗。

（梁） 钟嵘《诗品序》，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本

晋步兵阮籍

其源出于《小雅》。无雕虫之功。而《咏怀》之作，可以陶性灵，发幽思。言在耳目之内，情寄八荒之表。洋洋乎会于《风》《雅》，使人忘其鄙近，自致远大，颇多感慨之词。厥旨渊放，归趣难求。颜延年注解，怯言其志。

（梁） 钟嵘《诗品》，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本

孙子荆除妇服，作诗以示王武子。王曰：“未知文生于情，情生于文。览之凄然，增伉俪之重。”

（南朝宋） 刘义庆《世说新语·文学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每尝思之，原其所积，文章之体，标举兴会，发引性灵，使人矜伐，故忽于持操，果于进取。今世文士，此患弥切。一事愆当，一句清巧，神厉九霄，志凌千载，自吟自赏，不觉更有傍人，加以砢砢所伤，惨于矛戟；讽刺之祸，速乎风尘。深宜防虑，以保元吉。

（北周） 颜之推《颜氏家训·文章篇》，据《四部丛刊》本

故歌者上如抗，下如队（坠），曲如折，止如槁木；倨中矩，勾中钩，累累乎端如贯珠。

《疏》：“上如抗”者，言歌声上飡，感动人意，使之如似抗举也。“下如队”者，言声音下响，感动人意，如似坠落之下也。“曲如折”者，言音声回曲，感动人心，如似方折也。“止如槁木”者，言音声止静，感动人心，如似枯槁之木止而不动也。“倨中矩”者，言其音声雅曲，感动人心，如中当于矩也。“勾中钩”者，谓大屈也，言音声大屈曲，感动人心，如中当于钩也。“累累乎端如贯珠”者，言声之状

纛纛乎感动人心，端正其状，如贯于珠，言声音感动于人，令人心想形状如此。

（唐）孔颖达《礼记正义》，据《十三经注疏》本

仆今所制，不师古法。探文墨之妙有，索万物之元精。以筋骨立形，以神情润色。虽迹在尘壤，而志出云霄。灵变无常，务于飞动。或若擒虎豹，有强梁拿攫之形；执蛟螭，见蚴蟉盘旋之势。探彼意象，如此规模。忽若电飞，或疑星坠，气势生乎流便，精魄出于锋芒，如观之，欲其骇目惊心，肃然凜然，如可畏也。

文章之为用，必假于书；书之为征，期合乎道。故能发挥文者，莫近乎书。若乃思贤哲于千载，览陈迹于缣简，谋猷在规，作事粲然，言察深衷，使百代无隐，斯可尚也；及夫身处一方，含情万里，标拔志气，黼藻精灵，披封睹迹，欣如会面，又可乐也。

使夫观者玩迹探情，循由察变，运思无已，不知其然。瑰宝盈瞩，坐启东山之府；明珠曜掌，顿倾南海之资。虽彼迹已緘，而遗情未尽；心存目想，欲罢不能。夫妙之至者，何以及此？

（唐）张怀瓘《书断·法书要录》，据委宛山堂本《说

郭》卷八十七

冲淡。

素处以默，妙机其微，饮之太和，独鹤与飞。犹之惠风，苒苒在衣，阅音修篁，美曰载归。遇之匪深，即之愈稀，脱有形似，握手已违。

纤秾。

采采流水，蓬蓬远春，窈窕深谷，时见美人。碧桃满村，风日水